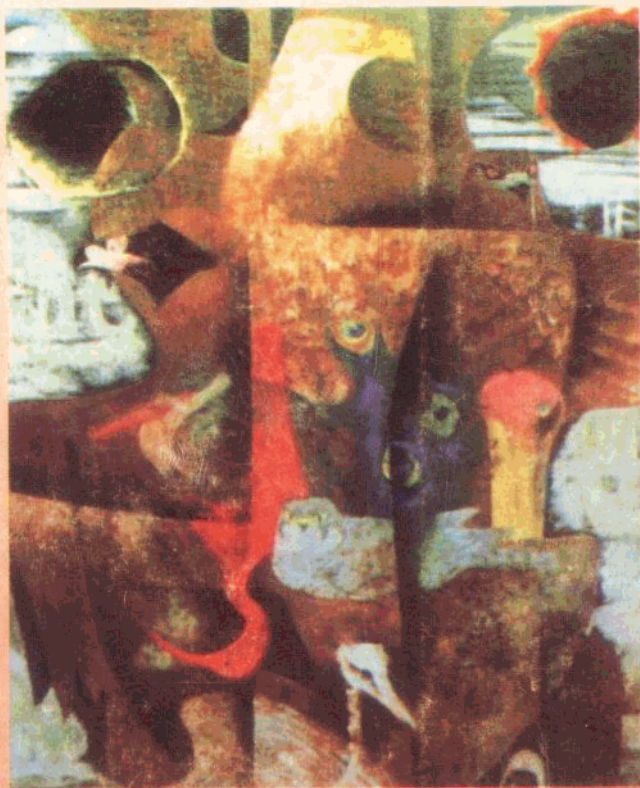


辽宁青年作家书系

徐光荣主编



秋雨浓

雪人著

●辽宁青年作家书系

●徐光荣 主编

秋雨浓

雪人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6 · 10

辽新登字 3 号

辽宁青年作家书系

秋雨浓

著 作 者:雪 人

责任编辑:关 欣

特邀编辑:董万琦

责任校对:惠 凡

封面设计:冯 吉

出 版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3864927

印 刷 者:辽宁美术印刷厂分厂

发 行 者:春风文艺出版社

字 数:10 万×14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5

印 数:1-14000

版 次: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3-1685-4/I·1474

总定价(14 册):98 元

出版前言

长期以来,本社就注重培养作者工作。不少全国知名的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由我们出版的。现在,我们更把扶植和培养本地作者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列入议程。80年代,本社出版了“辽宁文学十年丛书”,总结展示了新时期以来新老作家们的创作实绩和累累硕果。可以说,这套书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和价值。近些年来,在文艺出版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没有忘记作为一个省级的专业文艺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宗旨,千方百计为本省作者出书,使一些新著得以面世,接受社会和读者的检验;一方面为社会奉献了精神财富,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作者自身的素养。从1990年以来,我们出版了省散文学会、省作家协会、沈阳市文联组织编辑的本地作家的作品,这项工作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受到读者的欢迎,特别是激发了广大青年作者的创作热情。

“辽宁青年作家书系”是这一工作的继续和发展。书系中的作品尽管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是他们那种面对现实,叙写人生,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而且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我国文学发展的希望,这是很令人欣慰和鼓舞的。他们尚需提高,这是自不待言的。我们希望继续得到各方的支持,把培养文学新人的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更具实效,使更多文学新人有机会脱颖而出,推动辽宁文学事业发展和繁荣,使辽宁文学创作跃上一个新台阶。

再领风骚仰赖新人

——序《辽宁青年作家书系》

徐光荣

清代诗人赵翼有名句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新叶催陈叶，后浪推前浪，文苑里才能永葆勃勃生机，杰作层出。这虽属老生常谈，却是个真理。小至一个地区、一个省，大至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发展莫不如此。

应该说，近三百年的辽宁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占有重要位置的。清代辽阳籍曹雪芹与铁岭人高鹗的《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创作上的一座丰碑。而稍后的北票籍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则以《一层楼》等长篇成为蒙古族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鼻祖。在诗歌创作上，评论清代诗词“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语，成容若即纳兰性德，太清春即顾太清，都是辽宁籍满族名诗人。而铁岭人郑文焯则是“清季四大词人”之一。尤应一提的是辽阳人刘文麟的《感事八首》，以最早反映鸦片战争的诗歌杰作之一而载入了文学史册。散文创作方面，锦州的金科豫的《解脱纪行录》是清代名闻当世的三峡记游名篇，铁岭张德明八次旅欧，写出《海上述奇》等八部游记，是中国最早以亲历记载巴黎公社的作家。在戏剧创作领域，沈阳唐英的《古柏堂传奇》中收入了他的《天缘债》、《梅龙镇》等十七部作品，是李玉之后清代著名的剧作

家……辽宁先辈作家取得了足令关东儿女骄傲的辉煌成就，已化作关东黑土地文化的丰厚积淀。

至若现当代，以萧军、金剑啸、罗烽、白朗、端木蕻良、马加等辽宁作家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在抗日战争时期取得了同样的辉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等已载入中国文学经典之林，而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等，在新中国建国初，曾为国内外所瞩目。

有人说：辽宁的文学有东部群山般的雄壮伟岸，有松辽平原般宽广悠远，它粗犷、雄劲、悲凉、慷慨，虽无抑扬顿挫的韵味，然而具有刚强挺进的气势。这一浓重、突出的地方风格，在新中国成长的一批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杨大群的《西辽河传》、《关东演义》，陈珂的《夜幕下的哈尔滨》，颜廷瑞的《庄妃》等，因此而在全国拥有了广泛的读者。

历史毕竟翻过了一页，辽宁作家还能在当代文坛上再领风骚吗？

我把目光射向了青年作家与文学新人。

因为在回顾辽宁文学的发展中，我就发现，青年拥有的创造力和喷进的激情具有着难能可贵的优势，清代最负盛名的词人纳兰性德去世时年仅31岁；为抗日而献身的烈士诗人金剑啸牺牲时年仅26岁；萧军完成《八月的乡村》时27岁；而端木蕻良写完长篇《科尔沁旗草原》时，只有21岁，郑振铎看过其初稿就拍案称奇：“必将惊动一世耳目！”……前辈作家在青年时代完成的事业我们今天的青年不是也能完成吗？

正是由于这种感受，当今年之初，我出任辽宁文学院副院长后，觉得有责任为青年作家的创作推波助澜，而举措之一，就是想在当前出书难的情况下，帮助他们出版自己的作品。

应该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领导的热忱而诚挚的扶助，他们富于远见的决定促成了“辽宁青年作家书系”的顺利面世。

关于这些青年作家和作品我不想多说，因为从接受美学观点来讲，每个读者都将参与作品的审美过程，都会有自己独到的感受与见解。

但我却要欣慰地说一句，从这十几位作家的新作中，我感受到了关东黑土地的气息，关东地域文学的特有色彩，从沉涛关于岫岩玉乡的小说里，从徐铎关于渤海湾畔历史风云的散文中，从许多作品的字里行间……

读者或许会发现这些作品建构中的某些缺憾或尚存的稚嫩。但我想，正如春风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刘烈恒在《出版前言》中所说：“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我国文学发展的希望。”

再领风骚仰赖新人。

我这样坚信。

1996年10月21日夜

秋 雨 浓

深秋时节，即使是夜幕降临，人们还是喜欢三三两两地到热闹的地方去。

空旷的带状公园河边的长椅上，只有路娅还坐在那儿。

她是心甘情愿到这里来的，秋叶不安分地挑逗着她。一会儿从她身边一擦而去，一会儿又轻轻地亲吻她那张毫无表情的脸颊。月光冷冷地照着苍白的脸孔，鼻子下端闪着光，一种难以名状的苦闷和孤独一起袭来。她已坐了很久了，她在反复地喃喃自语：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好一个李清照，我的大词人该回家啦！”

路娅吓了一跳。

原来是李唯，他高嗓门，路娅一听就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月光下的李唯，身材显得十分高大，深红色的运动衫穿在他身上十分得体，凭添了几分暖意。路娅不由得抬起脸，十分欣赏地看了看他，问道：

“我当然知道”。李唯摆出一副未卜先知的神兮兮的样子。上前轻轻拿掉路娅头上的秋叶仔细看着。

“你并未回答我。”路娅口气有些生硬。

李唯从路娅肩上拿起一片秋叶，两片秋叶放在手上仔细地瞧。突然说道：“路娅，你信不信，世界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我竟觉得：我们很像叶子，确有不同，总有一天也会凄凄而落，但愿我俩能如叶子一样落在一起，虽然生时并不挨着。”

“怎么不挨着，现在这不是挨着吗？”路娅调皮的问道。

李唯伤感的话也感动了路娅，她站起身，甩了甩腿，独自向园边大步的走去。

“路娅，等等”，李唯几乎是喊着，几大步赶上同行。

高与矮是对立的。高大健美的李唯和俏小秀丽的路娅，脚踏着落叶缓缓地走着，离开这块凄凉的地方。

李唯突然非常自然地用胳膊搂住路娅的肩，路娅想拨开他的手，但未能拨动，犹豫一下，便用右胳膊搂住李唯的腰，像小时一样，一同朝家走去。此时的路娅心里有一种被宠爱、踏实、温暖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童年那灿烂的年代，沉浸在幸福之中。

李唯是路娅孩提时的朋友，同学，他只年长路娅几天，李唯的父亲同路娅的父亲都是建筑工程师，同在一个单位，

又是好朋友。路李两家大人与大人，孩子与孩子间的关系不一般。李唯长的有些像俄罗斯人，棕卷发、黄眼睛、高大的个子，但从他的血缘上看，并没有外来现象。但他长得的确漂亮无比。更主要是他的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放荡不羁，有些时候，还玩世不恭。喜欢高着嗓门嘲笑人。这是个身边不乏女人的男人，也不知他结了几次婚又离了几次婚，三十几岁的人竟孑然一身。

他与路娅有二十几年未见。

几个月前，一个偶然的机，漂亮的李唯象个大歌星，以深圳大客户的身，来到路娅的“SP公司”。要进一批计算机配件，在同路娅讨价还价时，光彩照人的李唯一眼认出了小有名气的经理路娅就是他阔别二十几年的小朋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李唯深感：真是万物在变，人基本上不变。二十几年前的路娅，那双稚气的丹凤眼没有变。他竟忘情地拥抱起路娅，激动地张着大嘴，流着泪：“路娅，是你吧，我的小媳妇！”路娅也认出了李唯，她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惊异地点了点头。

的确，这是童年的两个小伙伴。人称青梅竹马的一对，路娅的心怦怦直跳。她不像李唯那样激动，但心里也掀起了不平静浪花。万没想到在业务上相互艰苦竞争的大客户竟是童年的小伙伴，太不可思议了。

“李唯！”“路娅！”两个人几乎同时喊着对方的名字。公司里的同事们都会心地笑了。“能令路大经理忘情的事简直太少了。”“李唯真是大有来头。”

同事们私语着。

“路娅，快让我好好看一看！怎么还是老样子呢？一点

也不漂亮？”高出一头的李唯弯着腰、亲切地看着路娅。那目光都让路娅脸红了。

其实，路娅在李唯眼里永远是俏丽美好、聪明绝顶的，在李唯的脑海里从幼年时就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小的时候，他常常向大人介绍路娅是他媳妇，大人们听了都哈哈直笑，笑这个傻小子，早早为自己找媳妇。李唯的聪明不仅在学习上，而且还有音乐天赋。能拉小提琴，而且拉的非常出色。令人不解的是凡是琴他都会。其实，路娅蛮喜欢这个小哥哥的，路李两家早就有意联姻，可十年动乱，路娅全家下乡，一去近二十年杳无音讯。萌芽中的恋情、友谊都成了记忆。而李唯突然出现，且是少见的英俊洒脱。

同事们见到经理和老朋友都很动情、客气地把李唯让进经理办公室，苟沙子给李唯倒了杯茶水，退了出来。

路娅，李唯分别坐下。

路娅问：“你生活的好吧？”

李唯成熟的眼睛直射在路娅的脸上，在寻找什么，聪慧的似乎发现了什么“好，路娅，你怎么不高兴，是不是我的出现让你不开心？”

“怎么可能呢？”路娅苦笑了一下。

“告诉我，你哪里去了，我找遍了半个中国。”

“哪去了？下乡，黑龙江，北大荒。”

“回城后为什么不找我们？”

“找了，你们动迁，搬家。”

“路娅，你的‘他’好吗？”

“还好”路娅顺口答了一句，但极不自然。

这一微小的动作，并没逃过聪明的李唯的眼睛，他追问

一句：“他在哪工作，干什么？”

“李唯，不谈他好不好？我们已经分手六、七年啦！”

“那孩子呢？”

“孩子在我这，和母亲一块过。”

“你没找朋友，太好了！”李唯几乎要跳起来。”路娅，给我机会吗？”

“你……”路娅被李唯的开门见山搞的很被动，但路娅毕竟是聪明绝顶，顺势问了句“你有这个权利吗？”

“有哇！我有单身男子汉的绿卡。”

“你没成家？”

“没有”。

“但你没有机会啦。”路娅无奈地说。

“小娅，你不想再婚吗？”

“我们已经同居六年多了？”路娅低着嗓子说：“我等他长大，再结婚。”

“噢，是小女婿，反正我不管，小娅，只要户口上单身一人，我就有追求的权利，我不管你同谁同居几年或几十年。”激怒的李唯脸色十分吓人。

路娅用算盘轻轻地敲打李唯的头说：“你别忘记这是公司，不是婚姻介绍所，都三十几岁的人了，还是老毛病，动不动就高嗓门。”

“好，好，我不吵，但我告诉你，小娅，本人正式宣布，由即日即时即刻起，本小伙正式追求‘SP公司’经理路娅女士，我的小媳妇！”李唯既风趣又郑重地说完，来了三百六十度的转身，作了个飞吻动作，便拉门欲走，并扔下一句：“小媳妇，再见！哈哈……”

他的笑声在走廊里回荡。

路娅暗笑：看他得意的样子，仍象二十年前的李唯，难怪有人叫他“阿波罗”。

二

当路娅回家疲惫的脱去外衣时，已是深夜，妈妈和晓晓睡了。妈妈听到声音，知道是女儿回来，忙披上外衣：“小娅，怎么才回来，还没吃饭吧？妈给你热鸡汤，你得补补了，这些天你又瘦了不少。”

“妈，您还是休息吧，一会我煮点茶水就行了。”

“那可不行，不吃饭等于慢性自杀！”

路娅深知母亲疼爱自己的心情，相依为命的祖孙三代，一种凄楚的感觉油然而升。路娅内疚，是自己拖累了妈妈，自爸爸去世后，自己同晓晓爸爸离婚，妈承受着双倍的痛苦。她爱路娅，可在婚姻问题上她爱莫能助。她只有无微不至地照顾晓晓使她健康地长大。

路娅常想妈妈这代妇女是最不幸的。

“小娅，沙岩来过了，等了很久，看样子有些不高兴。对啦，他给你留了个条在桌子上。”

路娅取过条，只见上面写着：

“路娅，我等你两个多小时，美术社有事。程沙岩。”

“哼！简直是公文，”路娅忿忿地来一句，顺手把条子扔到桌上。忽然程沙岩那张美丽的令人心动的脸又出现在路娅的眼前，“真无可奈何”。路娅自语着。

一旁的母亲在仔细观察爱女的表情，她知道路娅的个性极象她爸爸，她是不会把烦恼轻易讲出来的。路妈妈有些难过，常说自己是爱莫能助的妈妈。路娅与小她十岁的程沙岩已有六年的恋爱史啦。六年前，十八、九岁的程沙岩略高的个子，但有些消瘦，可他长着一张十分美，十分叫人着迷的脸，他性格孤僻，不喜欢与人结交，多愁善感。二十八、九岁的路娅，韵味十足，自恃清高，博学多才，虽然她没有程沙岩美，但活泼可爱，楚楚动人。尽管是离婚的人，但媒人和要求与她恋爱的人也不少。程沙岩捷足先登，先占芳心，可谓自古英雄出少年。小伙子很爱她的大姐姐，哪怕是一颦一笑，就是挖苦嘲笑，他也深爱不已。他时常喜欢让路娅在一群女孩当中站着，他认为路娅很明显的与众不同，不论哪方面。但沙岩怕，怕路娅在众人场合露面，怕路娅同异性交谈，怕路娅唱歌。总之，沙岩怕极了，很怕别的男人来抢他的情姐姐。如真的失去他的情姐姐他真的不要活了。沙岩强烈地依赖路娅，使路娅有一种责任感和压迫感。

六年的时光不算短，一般人的心里状态都是由新而旧的感觉，肉体的新鲜感觉不太刺激路娅。沙岩由纯情的少年长成风流倜傥的大人。那双美得叫人着迷的大眼睛成熟微笑时含柔情千种，怒时也带温馨，那张精巧的小嘴红如脂染，给人强烈的性感。其实沙岩的美是呈阳柔之美，美的无以伦比。路娅有些憔悴，六年的生活、恋情，路娅渐渐了解到，沙岩的心胸十分狭窄，依赖性也强。他们间有争吵，有些时为了孩子，有些时却不知为什么，吵吵闹闹不欢而散。做爱不充满诗情画意。路娅不明白，是精神吸引还是他新鲜肉体的吸引，使她“迁就”他疼他。她深知这场爱情戏中自己始

终扮演女丈夫的角色。目前，路娅觉得自己太累了。自己是女人，是柔情似水的女人，是善解人意的优秀女人。也需要爱，需要疼，需要关心。可沙岩很少关心过她疼过她。甚至六年的六个生日中竟有三个都忘了。平时也从没买过什么送路娅。他认为路娅疼爱他是天经地义的。路娅可怜自己，不能做伊人小鸟站在大树上撒娇。几年了，路娅连女人本能的撒娇都不会了。还是老前辈了解路娅心里。“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三

“小姐，请！经理，有位小姐找您。”苟沙子招呼着。

“请客人进来吧！”路娅答着。

“刘舒华，好久没见面了，好吗？什么时候混了套业务服，政府官员当腻了？”路娅风趣地说着。

“我可以坐下来回答你的问题吗？”

“噢，坐坐，说说怎么今天光临寒舍，该不是来查帐吧！”

“见鬼，看一看老乡亲、老同学还可以吗？真不欢迎我可要开路喽。”刘舒华装着要走的样。

“好，好，算我错。”路娅拉着刘舒华的手坐下，道：“舒华，咱们好好扯扯，告诉你，我还真的想你啦。苟沙子，请帮我弄些茶水来。”

“路娅，我发现你的部下都挺精，尤其这个，叫什么沙子，小伙蛮英俊的，你该不在搞选美吧！”

“我告诉你舒华，我的部下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只有

这个苟沙子，文化水平是最低的。”

“这小伙子嘴挺甜的，是聘来的，还是介绍来的？”

“她是我妹妹路娣同学的弟弟，单位效益不好，放长假在家，他整天东游西逛的，不是打扑克就是搓麻将，要不就弄个女孩在家，再不就弄些油头粉面的小伙子出来进去的，吓的他爹妈什么似的，就求路娣来家说说，让他儿子来我这干点什么，给不给钱无所谓，主要别在家闲逛就行。也正好，公司扩大营业厅缺人，也就让他来了。舒华，我的办公室怎么样。”

“小了点，不算什么办公室，倒象个休息厅。”

“你说对啦，这真是兼休息厅、餐厅、存款处、办公室于一体的‘四位一体’办公间吧！”

“干嘛不豪华气派些？”

“舒华，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你千万别忘记了我们还是发展中的国家，今天你来有个办公室。若在去年，你我只能在营业厅叙旧了，公司是自己的，主要是业务经营，就别瘦驴拉硬屎啦！”路娣顺手给舒华倒了点水。

“路娣，你真行！我总不相信这偌大的公司天下是你一个人打的。这其中有没有特殊功臣之类的，你是个女子，竟做出叫人目瞪口呆的事，真是不可想象，你一个人有如此能力。”

“谢谢你的夸奖，连我自己也奇怪，我一个人打天下，不象武则天女皇有大臣扶助，我呢，一直是孤家寡人，喂，喝点水吧，别总是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眼光看我。”

“路娣，我的的确确的对你五体投地，你这小老板当的有鼻有眼的，你是不是偷税漏税？”刘舒华故意虎视眈眈地

看着路娅。

“这话可不能乱说，我郑重地告诉你：偷漏税的事找不着咱。退一步讲国家的政策好，咱才得到发展。如今富了也不能忘记国家。咱也不是没穷过，你记不记得咱上中学那阵子，到集上卖几个鸡蛋让人给撵的到处跑，咱也算受高等教育的人，唇破齿寒的道理也算明白，我希望我们的国家真真正正的富起来！”路娅说的顺如背书。

“喝！听你这番大道理我顿开茅塞，个体户中竟有这种‘忧天下之忧而忧’的，哈哈”，刘舒华爽朗的笑声很有感染力，路娅跟着大笑起来。

“路娅，路娅，我可真服了你中国不让须眉！”

“我说舒华，你又何必把女人看的比男人低一等呢？好象只有男子能打天下，而女子却象圣经中所说的那样，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其实女人和男人，你首先要意识到都是人！人是大前提，人的智商如何，不决定他的性别，而是决定他的才华、眼光，还要有运气。这所谓的时来运转。你千万别用看外人的眼光来看我，假如你肯放下架子也走我的路，我深信你比我做的还要好。”

“真的？！”刘舒华不相信的样子，也很美“那你谈谈你的近况好吗？说了这么多，你喝点水吧，我相信你一定很渴。”

“我还是喝浓茶”路娅说着举起自己大茶杯。

“你还是那样，象我外公似的，妩媚动人的‘SP’公司大经理手拿一个大茶杯，我总觉得不太协调。”

“我又不是一幅油画，坐在花丛中心驰神往什么？现实中的我，大嗓门，喝大碗茶，地道的关东女人形象嘛，我告诉你喝茶和吸烟一样上瘾，我小时候就喝我爸妈的茶根，如今